

陽明全書

冊
三

通

明

全

書

卷

五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己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旣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疎至今未得報此閒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

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尙謙度未能遽出仕
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剿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閒上
游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
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
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旣飽不必
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
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閒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
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
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
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閒本已不能無
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

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雪上雪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卻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尙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克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閒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泐賊皆長惡怙終其閒脅從者無幾朝撒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閒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剿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郴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況龍川乎夏閒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

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郴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尙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游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閒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游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末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洊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卽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卽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閒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洊頭且半月矣洊頭賊首池大鬚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

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閒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潮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洊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洊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己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閒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冗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

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 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卽月初十日 聖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 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卽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卽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卽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卻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

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荼苦之人已絕口人閒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徧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

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疴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閒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暨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興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

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尙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尙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
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
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
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
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
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
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
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
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
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
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

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輦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揜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閒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閒多張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閒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當何

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 國爲道自重不宜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 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旣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

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
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
之得者也今特具以 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
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
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

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
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
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
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
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閒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閩外兵權
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
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

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尙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拚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守仁始至贛卽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